

本刊主编：刘荒
执行主编：黄海波
版面编辑：刘梦妮

校园要留下花季少女
村寨不该有“花季妈妈”

一支民间护鱼队的“长江保卫战”



▲ 7月2日，民间护鱼队员当场截获一名涉嫌非法捕鱼者(中)。受访者供图

■ 记者手记



本报记者韩轶

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·卡帕有句名言：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，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。

通过这次刻骨铭心的采访，我认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文字报道：如果你的故事不够精彩，那是你离采访对象还不够近。

首次采访刘鸿和他的志愿护鱼队，是为了写一篇长江非法捕鱼的报道，想通过他们了解一些真实情况。

但记者心里一直有一个遗憾：刘鸿和他的志愿护鱼队“掏钱买仇恨”，无私无怨，甚至有些孤立无助地守护着长江，他们的精神固然值得称道，他们的遭遇也不值得反思？

新华社记者编辑多次跟记者沟通，提出放下后面俱到的全景式“万花筒”，侧重从护鱼队身上挖掘选题的新闻性和故事性，聚焦“以小见大”的调查报道主题；所谓“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”，通过这支民间护鱼队，透视整个长江鱼类保护乃至生态保护的现状及希望。

没想到，这次深入采访让记者兴奋不已：犹如一个饥渴的人，在沙漠里发现了绿洲。刘鸿及护鱼队员的精彩护鱼故事，深深吸引了记者；他们被人误解、仇恨、暗算的遭遇，也深深触动了记者。

非法捕鱼的暴利形成了的强大吸力，使护鱼队员们身处利益的旋涡之中，随时都有被吞噬的危险。他们志愿护鱼，不是在跟一两个人对抗，而是跟整个黑色利益链条上的人对抗，甚至包括地方上的各种“关系网”。

他们忍辱负重，他们纵横捭阖，他们的护鱼行动惊险刺激，也充满着矛盾对立。与此同时，护鱼者的突出成绩，护鱼者的孤立无助，将长江渔业保护中存在的部门之争、形式主义等现象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带着对他们的敬畏和感动，记者连夜写出了初稿，本以为能打动编辑老师，没想到编辑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：不能只听护鱼队员的自述，还要补充采访自然保护区管理处、当地渔政执法等部门，听听他们口中的护鱼队，最好能跟着护鱼队江上巡护，加入体验式报道的元素。

记者“被逼”又进行了第二次“挖潜”。没想到，自然保护区管理处、渔政执法等部门非常配合，不但给记者提供了大量的信息，甚至还不惜自曝家丑来肯定这支民间志愿护鱼队。

比如渔政执法人员毫不忌讳地称自己是做做样子的“纸老虎”，即便绞尽脑汁也很难抓到非法捕鱼者，“战斗力”跟这支志愿护鱼队根本没法比。他们提供的“第二视角”，既让护鱼队的形象更丰满，也让护鱼队的故事更真实。

收获最大的还是跟随护鱼队巡护。7月2日，洪峰正过重庆江津段，浑浊的江水形成一个个巨大的漩涡，翻滚着奔腾而去。记者跟着护鱼队员一起坐上快艇，在汹涌的江面上颠簸起伏，不禁担心会被洪流掀翻。

刘鸿帮助记者穿戴救生衣时，曾提醒记者道：“掉到江里千万不要挣扎，更不要想游到江岸，浮在江面上就好，保持体力等待救援。”想起上船前他的面授机宜，记者才稍感宽慰。

江岸边果然渔网密布，非法捕捞者利用江鱼靠岸的时机，在江边布下了“天罗地网”。一路巡查，护鱼队不时在江边发现地笼网，不少网住的江鱼已经死亡。队员们逐一收网，解救这些被困的江鱼。

在一片茂密的草丛里，队员们看到大量地笼网时，并不忙着收走，而是决定“守株待兔”。果然，一名非法捕鱼者前来收网，被护鱼队员当场抓获。

这名隐藏蹲守的护鱼队员，穿着衣服跳进浑浊的江水里，衣服鞋子湿透，手机也被江水泡坏。由于抓住了不法分子，他的脸上一直洋溢着笑容。

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，当天因为抓了两名非法捕鱼者，刘鸿的电话一个接一个，都是一些部门领导打的“求情”电话。

不仅如此，为了打击非法捕鱼，刘鸿亲手抓了自己的舅舅，并将舅舅舅通风报信的舅妈从自己公司开除；每一次开船巡查，护鱼队都要带着6桶共计240升的汽油，一次耗资就是一两千元；这些年为了护鱼，快艇坏掉的螺旋桨堆了一地，每换一个至少两三千元……

这些细节，有的因为篇幅限制，没能在稿子中体现，不免新增了不少遗憾。但正是这些丰满而生动的细节，让护鱼队更加立体、更加真实。

民间护鱼队为何更有『战斗力』

不领工资、自带装备，破获非法捕鱼案件上千件，上百名非法捕鱼者被送进监狱……江津区鸿鹄护鱼志愿队，夜以继日守护长江鱼类的同时，也成为个别的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被人恨之入骨，遭人设套暗算

对这支民间护鱼队来说，长江“保卫战”虽然战果累累，但队员们依旧忧心忡忡：非法捕鱼黑色利益链一天不被斩断，长江鱼类就一天面临着威胁

本报记者韩轶

守着长江边长大的刘鸿，是当地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。但他另外一个身份似乎名头更响——重庆江津区鸿鹄护鱼志愿队队长。

因为痛恨长江非法电鱼者，6年前，刘鸿组建了这支民间护鱼志愿队，开启了一场“长江保卫战”：他们没有工资、自带装备，夜以继日守护长江鱼类，破获沿江非法捕鱼案件逾千起，将上百名非法捕鱼者送进了监狱。

与此同时，这支护鱼志愿队也成为非法捕捞者的眼中钉、肉中刺——有人造谣中伤，有人威胁恐吓，还有人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。护鱼队员们的付出，有时得不到理解，甚至不得不活在恶意的“谣言”之中。

然而，“上了战场就没有退路”，尤其“对长江母亲河深深的爱”，使他们毅然选择坚守。正是在他们的守护下，当地长江鲟、娃娃鱼等长江珍稀水生动物繁衍生息……

转身

位于江津珞璜地处长江大桥以上115公里自然江段，氧气充足，水流湍急，是长江鲟、娃娃鱼等珍稀水生动物家园。2005年4月，国务院批准设立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将这一自然江段划入其中。

刘鸿的家就在自然保护区里的油溪镇。从记事时起，他就与长江结下了不解之缘，也承载着童年美好的记忆。

“小时候家里有艘船，他喜欢跟哥哥一起打鱼，每次都收获满满。”说话间，刘鸿突然语气低沉下来，“2000年左右，长江鱼类的噩梦开始了”。

“非法电鱼的人不分白天和黑夜，这拨走了那拨又来”，当了一辈子渔民的黄达明接过话茬，“光江津区就有200多条电鱼船，四五百名非法电鱼人，既有渔民，也有社会人员。当时，管理部门人手有限，缺乏装备，即使遇上执法船巡查，电鱼者照样不慌不忙，因为执法船无法在浅水区行进，更追不上电鱼船。”

眼看着长江里的鱼都快被电光了，做建筑生意有些积蓄的刘鸿，2014年3月牵头组建长江护鱼志愿队，誓与那些非法捕捞者势不两立。

当地渔民在江里捕不到鱼，赖以生存的饭碗被打碎了，他们对电鱼者的痛恨可想而知。刘鸿一号召，立即有22名队员加入，绝大多数都是当地渔民。

52岁的队员程永彬回忆说，“当时江里都要没鱼了，我们渔民正常出去打鱼，一天打不了几斤。”

从打鱼到护鱼，刘鸿及其队员们的转身并不华丽，甚至有些艰难：他们开着自己的渔船，不分严寒酷暑在江面上巡查，每天消耗七八百元钱的燃油，与非法捕鱼者进行惊心动魄的“战斗”。

较量

在江津上百公里的自然江段，民间护鱼队一下水，就和非法捕捞者展开了激烈的“遭遇战”，中间没有丝毫的缓冲，可见非法捕鱼活动的猖獗。

2014年5月14日，“我们在江边开展增殖放流，为了防止有人捕捞鱼苗，就请护鱼队出来巡护。这是刘鸿第一次开船护鱼，却被人开船撞进江里了。”江津区农业综合执法支队四级调研员李荣，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。

当天下午2点多，刘鸿独自开着7.6米长、40马力的汽油船在江面巡航。很快，他发现有两个开着柴油船，在增殖放流附近公然电鱼。

“看我拿出手里录像，对方开船就跑。”回想当初的情景，刘鸿依然很亢奋：“我追了8公里，终于把他们的船逼到岸边。没想到，这艘11米长的柴油船突然发疯似地撞过来。我一个趔趄从船上掉入江中，幸好落水的一刹那，纵身抓住了对方的船舷。”

对方看刘鸿身材高大魁梧，身手如此矫健敏捷，一时不知底细。船头的人跳船而逃，船尾的人束手就擒。

刘鸿当场缴获了电鱼工具和渔获，将非法电鱼者移交当地渔政处理。后来，弃船逃跑的那名电鱼者同伙，也投案自首了。

能亲手将非法捕鱼者绳之以法，使刘鸿感到民间护鱼大有可为。当时护鱼队刚成立，很多人员还没到位，他意识到，仅靠自己一个人太危险，就带着公司员工开船巡查。

每次护鱼行动，都是与非法捕鱼者的一次全面较量。除了人员要精干，装备也要精良，这样才会有战斗力。

为了使护鱼船更坚固、速度更快，他们多次进行改造升级——船身从铁板到不锈钢，再到后来的胶板、铝合金；发动机从30马力到40马力，再到后来的60马力、90马力。

“只要电鱼船更新换代，我们就跟着提档升级。护鱼船若没电鱼船先进，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人家为非作歹。”刘鸿说，换一次发动机，花费就是10多万元，这些钱全部是由自己出的。

“抓人”

打击非法捕鱼者，往往需要人赃俱获。刘鸿和队员们都是老渔民，了解长江，也熟悉水性，“抓”起非法捕鱼者几乎从无失误。

7月2日傍晚，长江上游江津、綦江等地骤降暴雨，水位上涨，江水浑浊。这是非法捕鱼的良机，也是护鱼队最繁忙的时刻，两艘护鱼艇驶向波涛汹涌的保护区江面。

“今天出去收网！运气好的话，还能抓到非法捕鱼者。”刘鸿自信满满地对船上的记者说，“每年这个时候，江边就布满地笼网，这种大小鱼通吃的‘绝户网’，对江鱼的危害性非常大。”

快艇沿着江岸逆水而行，苏春和陈亮警觉地注视着岸边。在一片茂密的草丛里，他们发现有10多条地笼网铺设在江底，只在岸边露出细密的网眼和线绳。

“一会儿肯定有人来收网！你下船在草丛里蹲守，看到有人收网，先拍照、录像，然后给我们打电话，大家一起来抓人！”刘鸿对25岁的小伙陈亮说。

陈亮迅速跳下船，躲藏在岸边的草丛里。护鱼艇又行进约5公里，前方的苏春突然驾船快速冲向江岸，然后不等船停稳，飞身从船上跃到岸边。等记者乘坐的快艇靠近，他手里已经抓住了一个人。

原来，这家伙刚在江里下了地笼网，看到护鱼船过来扭身就跑，不料苏春眼疾手快，几步便将他抓住。

这名非法捕鱼者被抓了个现行，只好老老实实地收起了地笼网，并堆放在快艇上，然后穿着救生衣坐在记者身后的船尾。这时，刘鸿的电话响了起来，里面传来陈亮急促的声音：“快点过来，我这边抓住了一个！”

“苏春、陈亮那边有情况！”刘鸿话音未落，船已经掉了头，接着他一脚油门，船“嗖”地一声飞了出去。苏春的船开得更快，远远地将我们甩在身后。

几分钟前，陈亮和苏春已经将一名光着上身的男子抓获。这名男子眼看无法逃脱，正配合着护鱼队员将江里的地笼网收起来。

1条、2条……10多条地笼网露出了江面，密不透风的渔网里，有鱼也有虾，一些鱼虾已经死亡，还有一条已经死亡的珍稀鱼类——岩鲤。

快艇载着非法捕鱼者以及缴获的渔网和渔获，快速驶向下游的油溪镇码头。在记者的全程见证下，这两名非法捕鱼者被当地派出所民警带走。

“6年来，我们办了上千件案子，抓了一两千，早就总结出了经验：既要固定好证据，抓到，又要确保对方的安全，不能出任何意外。”刘鸿说，有时候碰到极端情况，比如非法捕鱼者

跳江逃跑，护鱼队员就要跟着跳，把他们从江里救上来。

对于护鱼队员们来说，最难处理的并不是抓人，而是冲破渔网连着的“关系网”。在处理这两起案件过程中，刘鸿的电话响个不停，一会儿，这个部门的领导来求情，一会儿另一个部门的领导让放人。

“这是常态。”刘鸿苦笑对记者说，“今年6月份，我们办了15起案子，被抓的人中3成以上都有关系。”

2016年的一天，护鱼队员刚抓住一名电鱼者，刘鸿就接到一位派出所副所长的电话：“这是我们的线人，你抓他干什么？”刘鸿当即反问道：你们的线人就可以在长江里电鱼吗？对方顿时哑口无言。后来，刘鸿向他的上级领导反映情况，很快这名副所长就被调走了。

对付这些“关系户”，护鱼队也总结出了心得：这个部门的领导打招呼，就把“抓”到的人送到那个部门。好在护鱼这项工作，涉及部门多，护鱼队可以“闪转腾挪”。

不过，最重要的一点是，护鱼队是民间护鱼队，不受任何部门管辖，因此不存在“吃人嘴短”的问题。可护鱼队也有“短板”，他们只管抓人，至于怎么处置，则是相关部门说了算。护鱼队经常碰到，抓住的非法捕鱼者很快被放出来，然后又继续作案的情况。

“有一个非法捕鱼者，被我们连续3年抓获。尽管知道他是关系户，但我们还是照抓不误。”刘鸿告诉记者，他最不能忍受的是一些人被放出来后还扬言说：“你抓住我又怎么样？我花点钱不是又出来了？”

救鱼

“抓”人，就是为了救鱼。这些年，护鱼队救了不少长江鱼。

今年4月，护鱼队员巡航时，在江津珞璜地维大桥上游500米处，发现江里放置了一条地笼网，网里困住了一条13斤重的娃娃鱼。

“娃娃鱼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。在长江里一度难觅踪迹，近年来，随着长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，才逐渐多了起来。”黄达明回忆说，去年5月，他们曾解救过一条2斤多重的娃娃鱼。

长江护鱼鱼类，普通群众未见未见。但对于护鱼队员来说，却是习以为常。每年，大量珍稀鱼类因他们解救而“死里逃生”。

今年5月13日，刘鸿和程永彬在长江朱沱镇五脉水水域巡航时，发现有人在江里放了条刺网。他们随即收网，解救了一条50公分长、重约2斤的长江鲟——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。

这条长江鲟能够死里逃生，实属万幸。另外一些长江鲟，即便有他们的相救，往往也难逃厄运。去年5月，队员们在江津区油溪镇下游油溪长江大桥附近，发现了一条刺网。队员们收网时，看到上面粘了2条长江鲟，大的约80公分，小的也有50公分，其中3条已经死亡。

三峡大坝建成后，高峡出平湖。一些珍稀鱼类为了寻觅适宜的繁殖环境，只得洄游至水流湍急的自然江段。长达115公里的保护区，就是它们最好的繁衍生息场所。

“为了让这些鱼类免受伤害，我们护鱼队员24小时手机开机、电筒满电、备齐装备，随时整装待命。”黄达明说，守护长江既是技术活，也是体力活，没有好身体干不了。

夏天，护鱼船没有遮挡，烈日暴晒下，船舱

里就像个烤箱，他们皮肤被晒得黝黑；冬天，江面泛起烟波，衣服很快湿透，寒冷江风一吹，冻得人瑟瑟发抖。

无论酷暑还是寒冬，他们始终雷打不动地守护着长江。

“保护区是长江珍稀鱼类的家园，这里有90多种珍稀鱼类，如果我们守护不好这个家园，整个三峡库区恐怕都会无鱼。”程永彬说。

链条

护鱼6年，刘鸿和他的队友们发现，他们面对的不仅是一两个人，而是一个黑色利益链，以及利益链上的一群人。

“你知道长江电鱼每天的利润是多少吗？”护鱼队员黄达明给记者卖个关子问。看到记者说不出，他伸出手指头比划着说：“上万！”

“这些年持续增殖放流，再加上长江生态明显改善，长江里的鱼多起来，这让电鱼者更加暴利。”黄达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：开着电鱼船作业两三个小时，就能捕获几百斤鱼，江鱼至少四五十元一斤，一趟收入就是上万元。

程永彬还给记者列出了时下长江鱼价目：鲤鱼40元一斤，花白鲢60元一斤，黄辣丁150元一斤，江团300元一斤，岩鲤400元一斤，长江鲟和娃娃鱼价格更是不菲。

“去年4月份，我们在长江石门镇铜坝附近，抓住了3名电鱼者，当场查获渔获270斤，另外还有500多斤鱼被藏在下游的一处土坑里。”程永彬说，那些都是正在产籽的江鱼，一个个挺着大肚子，看着让人掉眼泪。

有需求，才有市场。非法捕鱼背后，是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。

“这些鱼最终是卖给了餐厅。”刘鸿说，一些非法捕鱼者自己就开鱼馆，自己打来自己卖。没开鱼馆的电鱼者，就把江鱼卖给鱼贩子，或者直接卖给餐厅。

“卖给鱼贩子，鱼贩子要赚3成钱，利润也很可观。江津区有10多个鱼贩子，其中朱杨镇就有4个。”程永彬告诉记者，江鱼馆也不少，仅仅朱杨镇就有3家，每天接待大量食客。

威胁

人家偷鱼，他们护鱼，相当于断了对方财路，难免对他们恨之入骨。因为护鱼，他们被打得头破血流，是常事。

2015年大年初五，禁渔期。刘鸿带着护鱼队员周静驾船在白沙镇水域巡航。远远望去，有人在江面上放网，他们迅速驾船赶赴现场。结果，对方一看来船，慌忙弃网逃窜。

护鱼队员追赶不及，只好停船收网。突然，10多个手持竹棒、钢管的人将他们团团围住。领头的人冲他们大吼：“你们志愿者连执法权都没有，有什么资格来管我们？”

“禁渔期非法捕鱼，普通群众也可以管！”刘鸿刚说完，棍棒就落在他的额头，瞬间血流满面。对方继续对他和周静进行围攻，直到他们倒地不起才算了事。

后来，刘鸿他们报了警，没想到，警察只带他们回去问话，却对打人者置之不管。刘鸿捂着流血的额头，生气地问道：“为什么不带走他们？”对方冷冷地回了一句：“他们我们都认识，以后再问。”

(下转6版)